

文心雕龍

萬曆本
上冊



文心雕龍序



文心雕龍十卷四十九篇合篇
終序志一篇為五十篇梁通事
舍人劉勰彥和所著也勰生而
穎慧甫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
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又嘗夢
持丹漆禮器隨孔子南行寤而

喜焉思敷贊聖道莫若注經而
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即有深解
未足表見惟文章之用羽翼經
典於是引筆行墨論著古今文
體以成此書勰自負蓋不淺矣
出示沈約約大重之謂為深得
文理嘗陳諸几案當是時如昭

明太子最好文學深愛接之其
為名流賞識殆不異其所自負
也今覽其書採撫百氏經緯六
合遡維初之道闡大聖之德振
發幽微剖析淵奧及所論撰則
又操舍出入抑揚頓挫語雖合
璧而意若貫珠網舉目張枝分

派別假譬取象變化不窮至其
揚摧古今品藻得失持獨斷以
定群囂證往哲以覺來彥蓋作
者之章程藝林之準的也自非
博極群書妙達玄理頓悟精詣
天解神授其孰能與於此耶如
在仲尼之門較以文學必當與

游夏同科矣或者謂六朝齊梁
以下佛學昌熾而文多綺艷氣
甚衰靡執以議勰不亦繆乎嗚
呼道貴自信豈必求知世無文
殊誰能見掌阮光祿思曠有云
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
亦不可得是以牙生輟絃於鍾

子匠石廢斤於郢人作之難知
之難也方今海內文教振興綴
學之士競崇古雅秘典竒編往
往間出獨是書世乏善本譌舛
特甚好古者病之比客梁溪見
友人秦中翰汝立藏本頗佳請
歸研討始明徹可誦且聞之山

谷黃太史云論文則文心雕龍
評史則史通二書均有益後學
不可不觀也予遂梓之與史通
並傳不使掩沒又安得如休文
者共披賞哉勰作書大旨本末
語在序志及梁書列傳故不論
論其時之遇不遇類如此

萬曆七年歲次己卯春三月朔
旦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撰

梁書列傳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
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
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
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天監
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
倉曹參軍出爲太末令政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
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
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
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

故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初勰撰文心周龍
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其序曰夫文心者
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
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取騶奭
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緜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
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
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
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
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
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
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
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
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
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
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
以昭明詳其本源莫外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
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鞞悅離本
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
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
始論文詳觀近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

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
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
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
密而不周陳書辨而無當應論華而疎略陸賦巧
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
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竝未
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
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
酌乎諱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
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

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
析表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
贊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怛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
及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
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銓敘一
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
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
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
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
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案響文

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
意聖人所難識在餅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洗
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
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
負其書候約出于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
取讀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然勰為
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
有勅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啓求
出家先燔鬚髮以自誓勅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
慧地未暮而卒文集行於世

文心雕龍目錄



第一卷



原道第一

徵聖第二

宗經第三

正緯第四

辯騷第五

第二卷

明詩第六

樂府第七

銓賦第八

頌讚第九

祝盟第十

第三卷

銘箴第十一

誄碑第十一

哀弔第十三

雜文第十四

諧讖第十五

第四卷

史傳第十六

諸子第十七

論說第十八

詔策第十九

檄移第二十

第五卷

封禪第二十一

章表第二十二

奏啓第二十三

議對第二十四

書記第二十五

第六卷

神思第二十六

體性第二十七

風骨第二十八

通變第二十九

定勢第三十

第七卷

情采第三十一

鎔裁第三十二

聲律第三十三

章句第三十四

麗辭第三十五

第八卷

比興第三十六

夸飾第三十七

事類第三十八

練字第三十九

隱秀第四十

第九卷

指瑕第四十一

養氣第四十二

附會第四十三

總術第四十四

時序第四十五

第十卷

物色第四十六

才略第四十七

知音第四十八

程器第四十九

序志第五十

文心雕龍目錄 畢



文心雕龍卷之一



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撰

原道第一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人實天地之心。生心而
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
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

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鐺。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讚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廼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鳥迹代繩，文字始炳。炎皞遺事，紀在三墳。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盛。元首載歌，既發吟詠之志。益稷陳謀，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勲德彌縟。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繇辭炳曜。符采復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材，禘其徽烈。制詩緝頌，斧藻羣言。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啓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爰自風姓，暨于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裁，文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

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輝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泐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廼道之文也。

贊曰。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玄聖。炳耀仁孝。龍圖獻體。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倣。

徵聖第二

夫作者曰聖。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先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于格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爲盛。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伯入陳。以立辭爲功。宋置折俎。以多方舉禮。此事蹟貴文之徵也。褒美子產。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徵也。然則忠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廼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邠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縉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

書契斷決以象夬。文章昭哲以象離。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徵之孔周。則文有師矣。是以政論文必徵於聖。必宗於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辨。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辨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爲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此言。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聞。猶或鑽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若微聖立言。則文其庶矣。

贊曰：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爲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宗經第三

三極彛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歲歷綿曖。條流紛糅。自夫子

刊述而大寶咸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
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
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
聖謀卓絕墻宇重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鍾
無錚錚之細響矣易惟談天人神致用故繫稱旨
遠辭高言中事隱韋編三絕固哲人之驪淵也書
實記言而詰訓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
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
灼也詩主言志詰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辭譎喻溫
柔在誦敢最附深衷矣禮記立體據事制範章條
織曲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雉門兩觀
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邃矣尚書則覽文
如詭而尋理卽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
此聖人之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至根柢槃深枝
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者雖舊
餘味日新後進追取而非曉前脩文用而未先可
謂太山徧雨河潤千里者也故論說辭序則易統
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誦讚則詩立其
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爲根
金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

八周書卷之一
五
三百六十九
環內者也。若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爲鹽也。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楊子比雕玉以作噐，謂五經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勵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脩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艷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

贊曰：三極彝道，訓深稽古，致化歸一，分教斯五。性靈鎔匠，文章奧府，淵哉鑠乎，羣言之祖。

正緯第四

夫神道闡幽，天命微顯，馬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洪範燿，故繫辭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斯之謂也。但世負文隱，好生矯誕，真雖存矣，僞亦憑焉。夫六經彪炳，而緯候稠疊，孝論昭哲，而鈞讖葳蕤。按經驗緯，其僞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乃成。今經正緯竒，倍擿千里，其僞一矣。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於經，神理更繁，其僞二矣。有命自天，迺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綠圖。

昌制丹書其僞三矣商周以前圖錄頗見春秋之

末羣經方備先緯後經體乖織綜其僞四矣僞既

倍摘則義異自明經足訓矣緯何豫焉原夫圖錄

之見廼昊天休命事以瑞聖義非配經故河不出

圖夫子有歎如或可造無勞喟然昔康王河圖陳

於東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錄

而已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

異若鳥鳴似語虫葉成字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

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祕寶朱紫亂矣至於光武

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

通經曹褒撰識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

桓譚疾其虛僞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

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若乃羲農軒皞

之源山瀆鍾律之要白魚赤鳥之符黃金紫玉之

理事豐竒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

以後來辭人採摭英華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

仲豫惜其雜真未許煨燔前代配經故詳論焉

贊曰滎河溫洛是孕圖緯神寶藏用理隱文貴

世歷二漢朱紫騰沸芟夷譎詭糝其雕蔚

辯騷第五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竒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
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
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
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謗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
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矚然涅而不
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已。忿懟
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
載。然其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
才。王逸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
立義。駟虬乘翳。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
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
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
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
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
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
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
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
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
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
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

傾地夷羿蔽日。木天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猶狹之志也。士女雜座。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本^身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泂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贊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絕益稱豪。

山人陸瑞家校

文心雕龍卷之二

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撰

明詩第六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謀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余。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綺。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

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爲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栢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曲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哲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稽旨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

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
 直也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
 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
 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狗務
 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
 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為俊矣
 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
 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
 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故鋪觀列代而情
 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

四言正體雅潤為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華實異
 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
 其清景陽振其麗蕪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冲
 公幹然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
 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為易其難也方來
 至於三六雜言則自出篇什離合之發則明於圖
 識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聯句共韻則栢梁餘製
 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囿故不繁云

贊曰民生而志詠歌所含興發皇世風流二南
 神理共契政序相參英華彌縟萬代永耽

樂府第七

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闋，爰乃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羗思于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槩矣。及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樂育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於盛衰，季札鑒微於興廢，精之至也。夫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雅聲

浸微，溺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鑑鏘，叔孫定其容與。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聞其不還。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鴈羣篇，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邇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郊廟惟雜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至于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札上衆引，秋

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滔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逮於晉世。則傳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充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勗改懸。聲節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精妙。固表裏而相資矣。故知詩為樂心。聲為樂體。樂體在聲。聲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豔歌。婉孌然。志詖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

異雅詠。溫恭必欠。仲魚睨音。辭切至則。付辭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閒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至於斬伎鼓吹。漢世饒挽。雖戎喪殊事。而並總入樂府。繆襲所致。亦有可筭焉。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

贊曰。八音摛文。樹辭為體。謳吟垌野。金石雲陛。

韶響難追。鄭聲易啓。豈惟觀樂於焉識禮。

銓賦第八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蔦之賦狐裘。結言垣韻。詞自已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招字於楚辭也。於是荀况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

蔚成大國。遂客至以首引。極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辭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楊騁其勢。臯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與楚而盛漢矣。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金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旣履端於唱叙。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辭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閔言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金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至於草區禽族。鹿品雜類。則

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
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竒巧之機要
也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
枚乘苑囿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賈
誼鸚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孟堅
兩都朋約以雅贍張衡二京迅拔以宏富子雲甘
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合飛動之勢凡此十家
並辭賦之流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適偉長博通
時逢壯采太冲安仁策勛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績
於流制景純綺巧縟理有餘彥伯梗槩情韻不匱
亦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高之旨蓋觀物興情情
以物興故義以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
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
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
然逐末之儔茂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
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楊子
所以追悔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贊曰賦自詩出分歧異派寫物圖貌蔚似雕畫
枿滯必楊言庸無隘風歸麗則辭翦美稗

頌讚第九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韶自商已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無變正頌王告神義必純美魯人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饗讌之常咏也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墜惟口晉興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鞞直言不詠短辭以諷丘明子高金謀爲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

及細物矣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公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仲武之美顯宗史岑之述僖后或擬清廟或範坰那雖深淺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傅之北征西逝變爲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平篇摯虞品藻頗爲精覈至云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僞說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爲標

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唯織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讚者明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蓋唱發之辭也。及益讚于禹。伊陟贊于巫咸。並颺言以明事。嗟歎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爲讚。卽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讚荆軻。及史班固書。託贊褒貶。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侈評。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別。謬稱爲述。失之遠矣。

景純注雅。動植讚之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然其爲義。事生獎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曠。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

贊曰。容體底頌。勲業垂讚。鏤影摛文。聲理有爛。年積逾遠。音微如日。降及品物。炫辭作翫。

祝盟第十

天地定位。祀徧羣臣。六宗旣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犧盛惟馨。本於

明德祝史陳信資乎文辭。昔伊祈始蜡以祭八神。其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爰在茲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至於商履聖敬，日躋玄牡，告天以萬方罪已，卽郊禋之祠也。素車禱旱，以六事責躬，則雩禱之文也。及周之太祝掌六祀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之拜。夙興夜處，言於附廟之祝。多福無疆，布於少牢之饋。宜社類禡，莫不有文。所以寅虔於神祇，嚴恭於宗廟也。春秋已下，黷

祀諂祭，祀幣史辭靡神不至。至於張老成室，致善於歌哭之禱，蒯聵臨戰，獲佑於筋骨之請。雖造次顛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招魂，可謂祝辭之組纒也。漢之羣祀，肅其旨禮，既總碩儒之儀，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祕祝移過，異於成湯之心。倭子毆疾，同乎越巫之祝。體失之漸也。至如黃帝有祝邪之文，東方朔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譴呪，務於善罵。唯陳思誥，裁以正義矣。若乃禮之祭祀，事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讚言行。祭而兼讚，蓋引神而作也。又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策

本書贈因哀而為文也是以義同於誅而文實告
 神誅首而哀末頌體而呪儀太史所作之讚因周
 之祝文也凡羣言發華而降神實務修辭立誠在
 於無媿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
 此其大較也班固之祀濛山祈禱之誠敬也潘岳
 之祭庾婦奠祭之恭哀也舉彙而求昭然可鑒矣
 盟者明也駢毛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
 祝告於神明者在昔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誓
 結言而退周衰屢盟以及要契始之以曹沫終之
 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設黃龍之詛漢祖建侯定山
 河之誓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崇替在人呪
 何預焉若夫臧洪軟辭氣截雲蜺劉琨鐵誓精貫
 霏霜而無補於晉漢反為仇讎故知信不由衷盟
 無益也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
 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為正感激以立誠
 切至以敷辭此其所同也然非辭之難處辭為難
 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可矣無恃神焉

贊曰。祀欽明。祝史惟談。立誠在肅。修辭必甘。
 季代彌飾。絢言朱藍。神之來格。所貴無慙。

太學生程一枝校

文心雕龍卷之三

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撰

銘箴第十一

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筍簏而招諫成湯
盤孟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
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敬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
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
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
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
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

也魏顆紀勲於景銘孔惺表勒於衛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槨之錫靈公有蒿里之謚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禺秦昭刻傳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茂也詳觀衆例銘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疎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僑公之箴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矧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畧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曰杵

之末曾名品之末暇何事理之能閒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唯張采劔閣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斯文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伐已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卿尹州牧廿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鞶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淺温嶠

傳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廣事雜。潘尼乘輿義正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寘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戒銘。而水火井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質確切。銘兼褒譖。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又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代。惟乘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

贊曰。銘實表器。箴惟德軌。有佩于言。無鑒于水。

乘茲貞厲。敬言乎履。義典則弘。文約爲美。

誄碑第十二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才。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自魯莊戰乘丘。始及於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愬遺之切。嗚呼之歎。雖非聲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

有累德述尊而闕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疎。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傅毅所制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序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構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旨言自陳。其乖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喪玄鳥之祥。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雰雰杳冥。始序致惑。遂為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功矣。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暖乎。若可覲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碑者。埤也。上古帝皇始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于弇山之石。亦石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勲績。而庸器漸闕。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句無擇言。周平衆碑。莫非清允。其叙事也。該而

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爲文，志在碑誄。溫王郤庾辭多枝雜，桓彝一篇最爲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誄，是以勒石讚勲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者，同誄之區焉。

贊曰：寫實追虛，碑誄以立銘德。慕行文采，允集觀風。似面聽辭，如泣石墨。鑄華頽影，豈忒。

哀弔第十三

賦憲之謚，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下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天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天橫。黃鳥賦哀，柳亦詩人之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侯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戒，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慎、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

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為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為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灾民亡故同弔也及晉築虎臺齊襲燕城使蘇秦翻賀為弔虐民構敵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而殞身或狃忿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為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覈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為賦體桓譚以為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平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切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脆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為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聞仲宣

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志也。襍衡之弔平子，縉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爲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割枿褻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贊曰：辭定所表，在彼弱弄，苗而不秀，自古斯慟。雖有通才，迷方告控，千載可傷，寓言以送。

雜文第十四

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辭盈乎氣，死囿文

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之。及枚乘摛艷，首製七發，腴辭雲構，本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雅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揚雄覃思，文闕業深，綜述碎文，瓊語肇爲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爲客難，託古慰志，疎而有辨，揚雄解嘲，雜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爲工。班固賓戲，含懿采之華，崔駰達旨，吐典言之裁，張衡應問，密而兼雅，崔寔客譏，整而微質，蔡邕釋誨，體奧而

文炳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雖迭。相祖述。然屬篇之高者也。至於陳思。客問辭高。而理疎。庾凱。客咨意榮。而文粹。斯類甚衆。無所取裁矣。原茲文之設。迺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情泰。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啓。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睽。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瓌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艷詞洞菟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以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唯七厲敘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關西施之頰矣。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珠仲四寸之璫乎。夫文小易周。思

而義睽。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瓌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艷詞洞菟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以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唯七厲敘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關西施之頰矣。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珠仲四寸之璫乎。夫文小易周。思

閒可瞻。足使義明而辭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語誓問。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謔詠。總括其名。並歸雜文之區。甄別其義。各入討論之域。類聚有貫。故不曲述。

贊曰。偉矣前脩。學堅多飽。負文餘力。飛靡弄巧。技辭攢映。譬若參鼻。慕嘖之心。於焉祇攪。

諧譏第十五

芮良夫之詩云。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夫心險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歡譏之言。無方。昔華元

棄甲。城者發睥目之謳。臧紇喪師。國人造侏儒之歌。並嗤戲形貌。內怨爲俳也。又蠶解鄙諺。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載于禮典。故知諧辭譏言。亦無棄矣。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宣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讌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孟之諷。漆城優旃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雜。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臯。舖糟啜醢。無所匡正。而詆嫚。媒弄。故其自稱爲賦。迺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

大因俳說以著茂書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雖抃
 推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
 岳醜婦之屬束皙賣餅之類尤相效之蓋以百數
 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
 張華之形比乎握春杵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豈非
 溺者之妄茂胥靡之狂歌歟譏者隱也遜辭以隱
 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楊求拯於楚師喻智井而
 稱麥麴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
 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
 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于紀傳大者

興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蓋意生於權譎而事出
 於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
 八篇歆固編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
 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
 魏代已來頗非俳優而君子隱化為謎語謎也者
 迴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
 巧以弄忠淺察以銜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
 荀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
 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夫觀古之為
 隱理周要務豈為童稚之戲謔搏髀而抃笑哉然

文辭之有諧隱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贊曰古之嘲隱振危釋憊雖有絲麻無棄管蒯會義適時頗益諷誡空戲滑稽德音大壞

鄉貢士諸純臣校

文心雕龍卷之三

文心雕龍卷之四

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撰

史傳第十六

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職古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有蒼頡主文之識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左右使之記已者左史記事者右史記言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唐虞流于典謨商夏被于誥誓洎周命惟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曆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憲章散紊彝倫攸斁夫子

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
 麟於是就大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
 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踰軒
 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存亡幽隱經文婉
 約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為傳體傳
 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其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
 之冠冕也至從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
 國有策蓋錄而弗敘故節簡而為名也漢滅嬴項
 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太史談世
 惟執簡子長繼至甄序帝勩比堯稱典則位雜中
 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
 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
 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
 得事序焉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弘辨之才爰
 奇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及班
 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
 志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
 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
 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
 於文為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

文心雜錄卷之四

陸本

易覽述者宗馬及孝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
 並違經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
 值難為後法牝雞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與國齊桓
 著盟宣后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亦名號
 宜慎矣張衡司史而惑同遷固元年二后欲為立
 紀謬亦甚矣尋子弘雖偽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
 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三后哉至于
 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表張所制偏駁不倫薛謝之
 作疎謬少信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準當則其冠
 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
 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疎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
 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至於晉代之
 書繫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
 干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按
 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
 琰晉紀始立條例又撮略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州
 曲學亦有心典謨及交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原
 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姓被之千載表徵盛衰
 殷鑑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
 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為盛郡國文

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必闕石室啓
 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
 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
 後銓評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傳為式編年綴事
 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
 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為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
 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
 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傳玄譏後
 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公
 羊高云傳聞異辭苟况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

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
 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
 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
 也至於記編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
 勲勞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迤敗之士雖令德而常
 嗤理欲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實同時之枉可歎
 息者也欲述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
 理居正唯素心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
 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姦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
 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

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爲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羸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贊曰。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總。騰褒裁貶。萬古竟動。辭宗丘明。直歸南董。

諸子第十七

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羣居。苦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昔風后力牧。伊尹咸其流也。篇述者蓋上古遺語。而戰代所記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餘文遺事錄。爲鬻子。子自肇始。莫先於茲。及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爰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則鬻惟文友。李實孔師。聖賢並世。而經子異流矣。逮及七國力政。俊乂叢起。孟軻膺儒。以磬折。莊周述道。以翺翔。墨翟執儉。確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於地利。騶子養政於天文。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脣吻。以策勲。尸佼兼總於雜術。青史曲綴。以街談。

承流而枝附者不可勝筭。並飛辨以馳術。饜祿而餘榮矣。暨于暴秦烈火。勢炎岷岡。而煙燎之毒。不及諸子。逮漢成。普思子政。讎校於是。七略芬菲。流鱗萃止。殺青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矣。迄至魏晉。作者間出。調言兼存。瓌語必錄。類聚而求。亦充箱照軫矣。然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踳駁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呂氏之紀。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若乃湯之問棘。云蚊睫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蝸角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

有傾天折地之說。此踳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洞。虛誕按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斃十日。姮娥奔月。殷湯如茲。况諸子乎。至如商韓六虱。五蠹棄孝廢仁。轅藥之禍。非虛至也。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鴉鳥。非妄貶也。昔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然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睇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

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鶡冠綿綿。亟
發深言。鬼谷渺渺。每環其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
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折密理之巧。韓非
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遠而體周。淮南汎採而文麗。
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文之大略也。若夫陸
賈典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說苑。王符潛夫。
崔寔正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經典。或明政
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爲子。適辨
一理爲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
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
以後。體勢浸弱。難明于坦途。而類多依採。此遠近
之漸變也。嗟夫。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標心於萬古
之上。而送懷於千載之下。金石靡矣。聲其銷乎。
贊曰。大夫處世。懷實挺秀。辨雕萬物。智周宇宙。
立德何隱。含道必授。條流殊述。若有區囿。

論說第十八

聖世彛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有
無。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
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已前。經
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

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一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為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允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無名法傳殿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碩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玄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正效過秦而不及然其美矣次及宋代郭蒙銳思於機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羣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韻似排說孔融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才不持論寧如

其已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有數追無形迹堅求通鈞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若夫注釋爲詞解散論體禠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君延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差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謂式矣說者悅也兌爲口舌故言咨悅懌過悅必僞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紆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旣戰國爭雄辨士雲踊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酈君旣斃於齊鏃蒯子幾入乎漢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傳會杜欽文辨婁護脣舌頡頏萬乘之階抵噓公卿之席並順風以

託勢莫能逆波而沂洄矣。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煩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聘而罕過也。凡論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煇曄以譎誑，何哉？

贊曰：理形於言，叙理成論，詞深人天，致遠方寸。

陰陽莫貳，鬼神靡遯，說爾飛鉗，呼吸沮勸。

詔策第十九

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淵嘿黼辰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為命，命之為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戎，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管錫胤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民，若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令。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勅。勅戒州邦，詔誥百官，制施救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

制者裁也。詔者告也。勅者正也。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數度，禮稱明君之詔書，稱勅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習秦制也。記稱綵綸，所以應接群后，虞重納言，周貴喉舌，故兩漢詔誥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豈直取美當時亦敬慎來葉矣。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觀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制誥嚴助，即云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孝宣璽書責

博士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為堯勅，責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學，惟詔間出，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為詔勅假手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群，衛凱禪誥符命炳耀，弗可加也。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張華牙管斯任，施命發號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詔辭義多滯，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弊乎。晉氏中興，唯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中書自斯以後體慮風流矣。夫王言崇祕，大觀在上，所

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勅戒恒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燮伐則聲有洊雷之威。青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勅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畧也。戒勅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鄧父受勅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勅戒當指事而誥。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勅戒備告百官。勅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勒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同極。漢高祖之勅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已下各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稱教。昔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爲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於理。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稚恭之明斷。並理得而辭中。辭之善也。自教以下則又有命。詩云。有命在天。明爲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爲輕命。今詔重而命輕者。古今之變也。

贊曰。皇王施令。寅嚴宗誥。我有絲言。兆民尹好。輝音峻舉。鴻風遠蹈。騰義飛辭。煥其大號。

檄移第二十

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令有文告之辭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弗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曝彼昏亂劉獻公之所謂告之以文辭董之以師武者也齊桓征楚告菁茅之闕晉勵伐秦責其郤之焚管仲呂

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即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尊天子親戎則稱龔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闔推轂奉辭伐罪非唯致果爲毅亦且厲辭爲武使聲如衡風所繫氣似撓搶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挫姦宄之膽訂信慎之心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觀隗囂之檄亡新有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明

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陳琳之檄壯有骨鯁，雖姦
闖携養章密太甚，發丘模金誣過其虛，然抗辭書
釁皦然露固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
也。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桓公檄胡觀釁尤切，並壯
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
時審人事，筭強弱角權勢，標著龜於前，驗懸鑿鑑
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熒曄以
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違之者也。故其植義颺辭，務
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
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
若曲趣蜜巧，無所取才矣。又州邦徵吏，亦稱爲檄，
固明舉之義也。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
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
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
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爲
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煩命資移，所
以洗濯民心，堅用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與
檄參伍，故不重論也。

贊曰：三驅施剛，九伐先話，鑿鑑吉凶，著龜成敗。
摧壓鯨鯢，抵落蜂蠆，移寶易俗，草偃風邁。

鄉貢士陸光宅校

文心雕龍卷之四

文心雕龍卷之五

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撰

封禪第二十一

夫正位北辰嚮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獻者何嘗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蹟者哉。綠圖曰。渾渾噶噶。焚焚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則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昔黃帝神靈克膺鴻瑞。勒功喬岳。鑄鼎荆山。大舜巡岳。顯乎虞典。成康封禪。聞之樂緯。及齊桓之霸。爰窺

王跡夷吾。譎陳距以怪物。固知玉牒金縷。專在帝
皇也。然則西鷄東鯨。南茅北黍。空談非徵。勲德而
已。是史遷八書。明述封禪者。固禋祀之殊禮。銘號
之祕祀。天之壯觀。秦始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
氣體乏弘潤。然疎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鋪觀
兩漢隆盛。孝武禪號於肅然。光武巡封於梁父。請
德銘勲。乃鴻筆耳。觀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
權輿。序皇王炳玄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
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丘。絕
筆茲文。固惟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則文字張純。
首胤典謨。末同祝辭。引鈎譏敘。離分計武功。述文
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家。並岱
宗實跡也。及揚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鐫石。而體
因紀禪。觀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遯辭。故無包
神怪。然骨掣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
典引所敘。雅有懿乎。歷鑑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
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
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至於邯鄲受
命。攀響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煩序。而
不能奮飛。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荅迂緩。且已千

言勞深勩寡。飈燄缺焉。茲文爲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構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鍔。則爲偉矣。雖復道極數殫。終然相襲。而日新其來者。必超前轍焉。

贊曰。封勒帝勩。對越天休。逖聽高岳。聲英克彪。樹石九旻。泥金八幽。鴻律蟠采。如龍如虬。

章表第二十二

夫設官分職。高卑聯事。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故堯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辭再讓之請。俞往欽哉之授。並陳辭帝庭。匪假書翰。然則敷奏以言。則章表之義也。明試以功。卽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旣立。伊尹書誠。思庸歸毫。又作書以讚文翰。獻替事斯見矣。周監二代。文理彌盛。再拜稽首。對揚休命。承文受冊。敢當丕顯。雖言筆未分。而陳謝可見。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爲章于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

有表記謂德見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按七略藝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職司也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左雄奏議臺閣爲式胡廣章奏天下第一並當時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焉昔晉文受冊三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爲斷曹公稱爲表不止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去其靡麗則未足美矣至於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並表之英也琳瑯章表有譽當時孔章稱健則其標也陳思之表獨冠羣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掣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逮覽晉初筆札則張華爲儔其三讓公封理周辭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鷓鴣莫顧章表及羊公之辭開府有譽於前談庾公之讓中書信美於徃載序志顯類有文雅焉劉琨勸進張駿自序文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原夫章表之爲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旣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

課實以爲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僞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愜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出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唇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辭意也荀卿以爲觀人美辭麗以黼黻文章亦可以喻於斯乎。

贊曰敷奏絳闕獻替黼辰言必貞明義則弘偉肅恭節文條理首尾君子秉文辭令有斐

奏啓第二十三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僭謬總謂之奏奏者進也敷于下情進於上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勲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逕政無膏潤形於篇章矣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晁錯之兵卒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觀禮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明可謂識大體矣後漢羣賢嘉言罔伏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尺一骨鯁得焉張衡指摘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儀

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黃觀
 教學。王朗節省。甌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治矣。晉氏
 多難。災屯流移。劉頌殷勤於時務。溫嶠懇切於費
 役。並體國之忠規矣。夫奏之為筆。固以明允篤誠
 為本。辨折疏通為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
 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若乃按劾之奏。
 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糾繆。秦之御史
 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摯擊。砥礪
 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奏
 董賢。則實其姦。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

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傳盛勁直。而按辭堅
 深。劉隗切正。而劾文闊略。各其志也。後之彈事。迭
 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
 欲傷。術在斜惡。勢必深峭。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
 嫉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軻譏墨
 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云能
 免。是以世人為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為戾。
 復似善罵。多失折衷。若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
 以植矩。然後踰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何必躁言
 醜句。話病為切哉。是以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

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
畏強禦氣流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
之雄直方之舉耳啓者開也高宗云啓乃心沃朕
心取其義也孝景諱啓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
如云啓聞奏事之末或謹密啓自晉來盛啓用兼
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
幹必歛徹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
啓之大略也又表奏确切號爲讜言讜者偏也王
道有偏乖乎蕩蕩其偏故曰讜言也孝成稱班伯
之讜言貴直也自漢置八儀密奏陰陽皂囊封板
故曰封事晁錯受書還上便宜後代便宜多附封
事慎機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蹇諤事舉人存故
無待泛說也

贊曰皂飭司直肅清風禁筆銳干將墨含淳醜
雖有次骨無或膚浸獻政陳宜事必勝任

議對第二十四

周爰諮謀是謂爲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
卦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
弗迷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
臺之議則其來遠矣洪水之難堯咨四岳宅揆之

舉舜疇五人。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務議及趙靈胡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辨。雖憲章無筭。而同異足觀。迄今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襍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於議也。至如王父之駁挾弓安國之辨。匈奴賈捐之陳於朱崖。劉歆之辨於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郭躬之議擅誅。程曉之駁校事。司馬芝之議貨錢。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賈充之謚。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駁。則應劭為首。晉代能議。則傅咸為宗。然仲瑗博古而銓貫。以敘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腴辭弗翦。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羣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採故實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理不謬。措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必練於兵。佃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覈為美。不以深隱為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

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固爲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爲遊辭所埋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勝者晉人貴勝而賤女楚珠鬻鄭爲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未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在於茲矣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卽議之別體也古之造士選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晁錯對策蔚爲舉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觀晁氏之對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高第信有徵矣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思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爲文作及後漢魯平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以入高第凡此五家並明代之明範也魏晉已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平堂晉策秀才而麈興於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揀揚大

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僞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爲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疎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贊曰。議惟疇政。名實相課。斷理必綱。摛辭無懦。對策王庭同時。酌和洽體。高秉雅謨。遠播。

書記第二十五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爲尚書。尚書之爲體。王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可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乎史。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於滕君。固知行人挈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湊。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

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意辭翰抑其次也稽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贈離廼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襴衡代書親疎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美矣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言志進已志也牋者表也識表其情也崔寔奏記

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於江夏亦恭之遺式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爲詩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牋之爲善者也原牋記之爲式旣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鑿曆星筮則有方術占式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萬民達

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故謂譜者普也注序世統事資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乎此籍者借也歲借民力條之於版春秋司籍卽其事也簿者圃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爲吏所簿別情僞也錄者領也古史世本編以簡策領其名數故曰錄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術者路也筭歷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徵故以爲術淮南萬畢皆其類也占者覘也星辰飛伏伺候乃見精觀書雲故曰占也式者則也陰陽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律者中也黃鍾調起五音以正音以正法律馭民八刑克平以律爲名取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自天管仲下命如流水使民從也法者象也兵謀無方而竒正有象故曰法也制者裁也上行於下匠之制噐也符者厚也徵召防僞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世金竹末代從省易以書翰矣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羗胡徵數負販記繙其遺風歟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字形半分故周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髯奴則券之

楷也。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故小券短書號為疏也。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由審庶務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亶四聖相也。而關於州部。蓋謂此也。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叙相達。若針之通結矣。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溫舒截蒲即其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牒之尤密。謂之為籤。籤者籤密者也。狀者貌也。禮貌本原。取其實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列者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已於人。子產有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交。故弔亦稱諺。廋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漏儲中。皆其類也。太誓。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為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為談。况踰於此。豈可忽哉。觀此四條。並書記所總。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並有司之實務。

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交。故弔亦稱諺。廋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漏儲中。皆其類也。太誓。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為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為談。况踰於此。豈可忽哉。觀此四條。並書記所總。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並有司之實務。

而無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踈尺牘，譬九方
堯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旣身文，信亦
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贊曰：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旣馳金相，亦運木訥。
萬古聲薦，千里應拔。庶務紛綸，因書乃察。

鄉貢士張雲門校

文心雕龍卷之五



卷之四